

年少轻狂

□南京 吴晓平

话到嘴边留半句,理从是处三分。这句名人哲理,愈老体会愈深。

记得那时年少轻狂,因节目火爆,也写过几本书,被邀请四处演讲上课,就以为自己真的才高八斗了。有一次去南京外国语学校,心想我给大学生、研究生都讲过课,给一帮中学生讲,有何难哉?所以也没备课,信口开河,想到哪就说到哪,还让同学们任意提问。结果,一个小屁孩递上一纸条,问我对岑凯伦的书有什么看法?其实我看到纸条就有些惊惶,天晓得这个岑凯伦是何方神圣,哪路神仙?更荒唐的是,我不认识那个该死的“岑”字,读纸条读作“今凯伦”,学生们哄堂大笑,我恨不得找地缝钻下去。

那时每天上节目前,我都会先听广播,然后再读报纸,确保不漏当天新闻。这天早上听广播说“干滚水”亚硝酸盐含量高,对人体有害。干滚水是什么玩意儿?我一头雾水。到办公室打开报纸,嗤嗤笑出声来,原来所谓“干滚水”应该是“干滚水”,就是我们办公室经常喝的那种自动加热热水器里的水,估

收秋

□广西河池 黄淑芬

是秋天了,尽管暑热像个蛮横不讲礼的人,赖着不走,但秋天还是来了。你看,矮矮的辣椒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红色的辣椒,是它拉开了秋天的帷幕。紧随其后的则是玉米、黄豆、绿豆、板栗……

乡下人家什么农作物都会种一些,我家也不例外。勤劳一生的母亲除了在房前屋后种满辣椒、豆角之类的农作物,还在山里种了玉米。前两天,母亲就打来电话让我星期天回家帮她收秋。

大清早起床,经过简单的准备,带上水壶、镰刀,挑起箩筐,我们沿着蜿蜒小路往山里走去。早晨的风透着清凉,飘来飘去都是植物特有的清香,还有耳边吱喳不停的小鸟在唱歌。等大家挑着箩筐上到山顶,膝盖以下的裤脚都被露水

父亲

□南京 柯宁生

又是一年开学季,我永远无法忘记2010年新生入校时的一件事。

那年我在南京一所高校的学管科工作,学校最忙的时刻就是新生报到。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人群里,有一位头发花白、拄着双拐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身旁跟着一个很瘦小的男孩,男孩手上只提着一个塑料袋,袋里简单地装着一一条毛巾、几件衣服和一块肥皂,肩上斜挎一个包,没有一件行李。与周围肩扛手提、大包小包的新生和家长形成天壤之别。出于职业敏感和习惯,当天晚上我带着小编采访了这对父子。

这位父亲只有43岁,看起来却像六十多岁,身形清瘦,黝黑泛红的脸颊上几道沟壑写满了生活的艰辛。他们来自甘肃省渭源县北寨镇一个山沟。十几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他右腿被截肢,那时儿子才三岁,从此家里顶梁柱倒了,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,本就家徒四壁的家庭雪上加霜,仅靠当地民政部门的

计播音员没看清楚,读错字了。于是我上节目读到这条新闻时,特地幽了一把默,说我早上听广播,大概是播音员一大早眼屎没扒干净,“干”字看成“干”字,害我猜了很久。结果下节目不久,兄弟台的同事就打电话来告诉我,说你老吴怎么这么损?本来人家只是一小口误,领导不知道,被你这么添油加醋一说,人尽皆知,领导当作重大播出事故要严肃处理。可怜人家小播音员扣奖金事小,年终考核万一不过关,丢了饭碗你就罪该万死了!

病从口入,祸从口出,想想我一时图口舌之快,误人前程,真是罪该万死呀!

其实我这一辈子,就因为嘴不带刹,也不晓得吃了多少苦头。记得当年刚进报社,因为此前发表过许多作品,还在全国获过奖,对前辈老师也就有些不恭。那时我主持的“小小小说”栏目,在全国影响很大,一些专业文学翻译家也会投稿过来。一次,我编发了一篇森村诚一的作品,稿件发过去,迟迟不见批复,我就去上司那儿询问。估计上司是想敲打一下我的傲气,仰着下巴说:“小吴啊,我们是全国发行

打湿了。

今年风调雨顺,玉米长势喜人,棒子沉甸甸的,金黄的籽粒裸露胸膛,敞在老皮之外。稍微休息一下,我们站在一行行土垄前,一手扯玉米秆,一手握住玉米棒,向下方用力,一声“嘶”的拉扯声,玉米壳就与玉米棒应声分离出来,把一个个饱满而又干枯的玉米从玉米秆上掰下,然后顺手一丢就丢进了脚边的箩筐。

尽管玉米叶因为天气的原因已经干枯,但锯齿状的叶子割起人来一点都不含糊,稍微不注意,手上和肩膀就被划开一道口子。收玉米的间隙,大家坐下休息。我拿起镰刀,去寻找粗壮的玉米秆。把玉米秆砍下,当甘蔗来解渴。不过这时候的玉米秆大多没有水分,要想

保障款和三亩地种植的小麦、土豆维持生活。这位西北汉子明白,只有让一双儿女好好读书才能“跳出农门”。每天太阳升起,都是在告诉这位父亲生活有希望。

儿子非常争气,用心苦读考上了县重点高中,成绩一直位列前五名,获得各项学习奖状。此次又考到南京,上了一本和理想的专业,整个山村都沸腾了,这是二十多年来穷山沟出现的第一个“秀才”。于是,每家每户都自愿拿出十元钱的“份子”,乡镇也给奖励,办了“酒席”给予祝贺。那一天这位汉子流泪了,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

儿子要远离家乡去高校报到了,做父亲的又再次挨家挨户开口请乡亲们资助、问亲友们借钱,亲友和乡亲们再次“倾其所有”,为他筹集了一点盘缠作为路费。老汉带着儿子从山沟坐了两个多小时的“突突突”三轮到汽车站,再坐五个多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到火车站,花了十几元买了七八个方便面,一路上

的名牌报纸,你主持的又是名牌栏目,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,就不要编过来了!”说完,将那篇稿件掷还我。如果不是他当时倨傲的态度,如果不是他扔过来的作品恰是森村诚一,我也就忍了这口气。但他偏偏扔过来的是森村诚一,我忍不住顶撞说:“森村诚一还是无名之辈?他要是无名小辈,我这辈子也就不写小说了!”顶上上司一见我竟敢出言顶撞,立马说,好,我不跟你们这些搞文学的酸生儿磨牙,我们打个赌,上街随便找几个人问问,若有一半人知道他的名字,我就承认他有名。

其时,电影《人证》正在中国上映,森村诚一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。我和他拿着这篇稿子楼上楼下跑,逢人就问,结果是人尽皆知。有一个跑农业新闻的记者还没好气地怼我们,就你们搞副刊的有文化,我连森村诚一都不晓得,你当我是幼儿园抓屎娃娃!

眼看上司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办公室的同事出来打拦停,叫我不再和领导打这个赌了。我说,不赌可以,那篇稿子必须发!气得上司抓过笔,刷刷签了字,扔下就走……

吃味甜而又多汁的玉米秆,得提前一个月上山收嫩苞谷。

人多力量大,不一会,掰下来的玉米就堆满箩筐。力大担得多的,就会在筐边把一个个玉米棒立起来作圈状,这样又可以多放几十个。收玉米很快,挑玉米回家就难些,山高路陡,担子重,回家的路又长,母亲叫我不着急,累了就停下担子休息。可是,与勤劳一生的母亲相比,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?

同一天有收玉米的人家,这个山头热闹哄哄的,大人以及小孩讲话的回声就会响彻半个山谷。有喜欢唱山歌的,在收玉米的时候就会纵声高歌一曲。碰巧有另一人也喜欢唱歌,两人就在两边山上对起了山歌,这样的收秋虽然累,但却让人回味无穷。

父子就在火车车厢接头处站了十几个小时,累了就席地而坐,就这样父子俩在火车上熬了二十多个小时才到南京。一路只吃方便面,十几元的盒饭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。

孩子报到后,父亲也没钱去住旅馆,也不敢在南京多陪孩子,等孩子安顿好他就买好了第二天的回程火车票。这一晚,学校公寓的管理员阿姨看到他们父子十分不忍,用铺板在宿舍搭了一张床,从学生物资里拿来被褥给这位残疾父亲铺好,老汉感动得连声说感谢。

第二天我特地带了一点钱,买了一些面包、方便面和水想送给这位父亲,可当我急匆匆赶到学生公寓时,他已经走了。

他儿子告诉我,尽管有残疾证可以买一张座位票,但他依然买了站票,省下了十五元钱给了儿子……我的泪水夺眶而出,拄着双拐艰难行走的父亲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,他残缺瘦小的身体在父爱的映衬下显得那么挺拔。

又是一年桂花香

□苏州 徐建平

这几天,厂园子围墙边的两棵桂花树开得轰轰烈烈,一串串密密匝匝的小黄花掩映在叶腋里,像满天的繁星,灿如金粟。清晨起来,推开窗户,那一阵阵浮动的暗香扑鼻而来。

过去,老村里没有桂花树,房前屋后长着原生态的野树野草,菜圃是满眼碧绿生青的蔬菜。每当农历八月十五,圆大明亮的月亮挂在墨蓝的夜空,父亲就给我讲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的神话。每次听父亲讲神话听得入迷,好想闻一闻桂花的清香,尝一尝桂花酒醇厚柔和的味道。

隔壁婶婶的娘家是城里人,每年桂花飘香时,她娘家人就送来一包用纸张和麻线扎好的桂花松糕,精致软糯的松糕上点缀着一颗颗金黄的桂花。婶婶见我直愣愣盯着糕点,就掰一小块让我尝尝,那鲜甜软香的美味冲击味蕾,爽到心里。婶婶家有三个小孩,点心不多,只能尝尝,不能尽兴。我回家缠着母亲要吃桂花糕,“阿囡啊,改日弄个糖烧芋艿俚吃吧。”母亲心疼我,安慰我一番。我知道母亲是没钱去城里买桂花糕给我吃的,我就是心心念念想吃桂花糕,母亲就去地里挖了芋艿,烧了一镬子加了糖精的糖烧芋艿来满足我。

一年又一年,我慢慢长大成人,后来结婚成家,一直没有闻到桂花香。直到四十岁那年离开村里,到胥口租了厂房创业,办公室两旁种着两棵桂花树,到了仲秋季节,树上开满了金灿灿的桂花,阵阵香气袭来,让人陶醉。妻子想来一点桂花晒干做桂花蜜,被我制止了。女房东心思细腻,每次来厂里,都要一一检查有没有东西损坏。有一次,她来对我说,这两棵桂花树要移到自家别墅里去了。无奈,桂花树不是我种的,只

金陵人吃鸭

□南京 清小禾

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鸭都”。南京盐水鸭和传统的腌腊制品不同,它讲究:熟盐搓、老卤复、吹得干、煮得足。传统的盐水鸭加工工序极为繁琐,很注重老卤的质量,认为老卤愈老愈好,常将百年老卤视为珍品。在盐水鸭制作过程中,其鸭肉香嫩的关键在于低温熟煮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低温煮制,使得盐水鸭的嫩度达到一定程度,这样还保持鸭肉多汁的口感。真叫人犯馋。

南京人食鸭的花样很多,明太祖朱元璋“日食烤鸭一只”;清代南京方志学家陈作霖《金陵琐志》载称:“约以十旬肥美可食……而皆不及‘盐水鸭’之为无上品也,淡而旨,肥而不浓。”

我是地道的南京人,从小也颇爱吃鸭,因此成了水西门鸭子店的常客。这家店离我的店铺很近,他家的烤鸭味道十分独特,吃上一口,让人忍不住再吃第二口、第三口。

能由她搬走。我多么想自己拥有一棵桂花树啊!可惜老屋拆迁了,不然门前砖场种上两棵,就能圆我心中的桂花梦。

后来,自己买了土地,心心念念要买桂花树种,但造厂房欠了一屁股债,只能一拖再拖。朋友小郭知道我的想法后说:“走,到我光福同学家里去要两棵。”我说:“算了,等我有钱了去买两棵吧。”小郭不由分说,拉着我到光福山里去。那天小郭的同学热情招待,又送了我两棵桂花树,这情我一直牢记在心。

我把两棵桂花树种在了办公室前,浇水施肥,盼望早日开出桂花来。不知什么缘故,种了两年竟然没有开出一朵桂花来。后来我把桂花树移到了厂园子的围墙边。春日大地复苏,暖阳高照,细雨如丝,桂花树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,慢慢抽出了嫩红的新芽,在万绿丛中格外醒目。夏天惠风和畅,桂花树枝繁叶茂,满树翠叶,随风摇曳,阳光下耀出绿油油的光芒,生机勃勃。到了秋天,桂花树枝叶间终于冒出了一个米黄色的花苞。仲秋时节,一阵阵桂花香飘来,洋溢整个园子,让我喜出望外。那年八十多岁的父母也似乎闻到了桂花香,不声不响乘公交来厂里看我。我既激动又惭愧,干不该万不该没有亲自去接二老来厂里看看。老两口看到厂里一片繁忙景象,皱纹纵横的脸上绽开了灿烂微笑。那天,我开车带二老去太湖边转了一圈,吃了香香甜甜的桂花糕,他们喜笑颜开,一路上高兴得像小孩一样天真烂漫。

如今,老母离世已近四年。园子里浮动着桂花的香气,母亲的音容笑貌就浮现眼前,我想起儿时在那个桂花飘香的仲秋,她特地为我做糖烧芋艿的情景,不禁鼻子一酸。

这里的烤鸭大多是闷炉烤制,炉内焖着木炭,炉壁里挂了一圈肥鸭,等明火下去之后,再用炉膛的余温来烘烤鸭子。烤的时候,炉膛呈封闭状态,因此这种制法也被称为“焖炉”。因为焖炉内水汽不散,鸭子的水分才得以保存,肉质也才更饱满松嫩。

待熟后,再将秘制的卤汁儿浇在烤鸭上。一瞬间,一股香气腾腾的鲜味儿扑鼻而来,直叫人馋。他家的卤汁在我们这儿堪称一绝,我经常做菜时,都会配一点儿,那鲜美爽口真让人回味无穷呀!

在南京,鸭血粉丝汤也是必吃的美食之一。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,它一直被南京人叫做鸭血肠汤,以鸭血、豆腐和鸭肠合煮,里面并没有放粉丝。但后来,不知由谁兴起,在鸭血汤中要加入些许白色的粉丝,于是就变成了鸭血粉丝汤。

南京人对鸭子的喜爱,绝对是源于骨子里的。欢迎来古都金陵吃鸭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7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